

(廣場歌舞劇)

好班長

丁洪·唐克編劇

肖民作曲

東北書店印行

(廣場歌舞劇)

好 班 長

丁洪·唐克 編劇
肖 民 作曲

東北書店印行

好班長

丁洪、唐克編劇
肖民作曲
(廣場歌舞劇)

時間——一九四七年秋末冬初，正是戰爭間隙中的休整期間。

地點——東北人民解放軍某部駐地。

人物——劉振標：班長，二十多歲，強壯，僱農出身。

牛景文：戰士，大高個，抗活出身，『八一五』後不久即參軍，二十多歲。

張得君：新解放戰士，十九歲。

趙智清：新參軍的翻身農民，戰士。

李富貴：戰士，當過跑堂的，二十多歲，小矮個，參軍約與牛景文同時。

第一場

(場後唱起了主題歌——『在紅色的旗幟下』。在歌聲中，班長等五人刺槍上場。在歌聲快完的時候，班長與趙智清刺着下場了；李富貴累得支不住，停下來擦汗；張得君也沒勁了，但還一直支持到歌聲完結。)

張：(對李)怎麼啦？

李：（氣喘地）哎呀，真他媽蝸乎！

張：抗不住啦？嗨，我早就說你不行麼！

李：（分辯地）嘿，嘿！別的我都不怕，這玩藝真他媽的——

張：算啦，別吹啦！你看看人家——（指牛景文，牛還在一旁練刺槍）嘿，牛景文，不對，不對！你的步子太大啦！

牛：我腿長唄！

張：（熱心地）再長也用不着邁這麼大步子！

牛：（半真半假地）我樂意唄！（故意將步子邁得更大）

張：（認真地）嘿，步子大了沒有勁！

牛：沒有勁？你來試試看！（將槍向張一幌）×！（將脚步邁得更大，猛力向前一刺，幾乎滑倒，姿態十分難看）

李：哈……

張：（勝利地）怎麼樣？哈……

牛：（紅臉了）笑個屁！

（李、張二人笑得更厲害）

牛：（對李）你小子也笑！

李：（立刻收住笑容）

張：（見狀更大笑起來）

牛：（大聲地）他媽你對，你來唄！

張：（逞強地）來就來唄！吃飯吃不過你，幹這玩藝還

不比你強！

牛：（惱羞成怒）你說啥？

張：（不理，很準確地做了一個『預備用槍』動作後，又刺了一槍）

牛：（半自語地）他媽才吃了幾天八路飯，就抖得站都站不穩啦！

張：（大聲地）你罵誰？

牛：罵誰？我又不是機關槍歡迎過來的，我敢罵誰？

張：（大怒，衝向牛）他媽你——

李：（趕忙隔住）噯——別，別！

（班長和趙智清急忙跑上）

班：噯——幹麼？

牛：咋也不咋！我是個飯桶、笨蛋！

趙：幹啥又吵仗？

張：班長，他刺槍步子太大，站不穩，胳膊也使不上勁，（比劃了一下）我給他提意見，他不接受，還罵人！

牛：活該！誰叫你小子多嘴！

張：指導員說過，誰對誰有意見都可以提！

牛：你的意見我就不聽！

張：你不聽就不聽，幹啥罵人？

牛：罵了你，怎麼樣？

（兩人均向前一衝，李、趙急拉住）

班：（大聲制止）都不要吵！

(場後響起了開飯號)

班：好，先吃飯去！都是革命同志，幹啥動不動就吵仗？又不是啥了不起的大事，少說一句不就結啦！

(稍停) 有意見晚上開班務會再談！

趙：走，吃飯去！(向後面一望) 看，副班長他們都回去了！

李：老牛，走！肚子餓了可是自己的！

(衆人陸續下，班長走在最後)

第二場

牛：(氣憤憤地上，唱第一曲)

牛景文我生來就身強力壯，

個兒又高這腿又長，我牛筋脾氣直槓槓；

我牛筋的脾氣直槓槓。

從小裏我好佔強，這有話就講，

銅對銅來鋼對鋼，我半斤對他個整五兩；

我半斤對他個整五兩。

八一五晴了天，這窮人翻身，

牛景文我高了興，就自動參加了解放軍；

就自動參加了解放軍。

誰知道同志們他常常批評，

弄得我牛景文整整扭扭不得勁；

整整扭得真是不得勁！

剛才間這張得君又給我抬槓，

氣得我牛景文這腦子發脹心發慌；

氣得我心裏直發慌！

×他奶奶！刺槍就刺槍唄，哪有這麼些名堂？這又不對了，那又不對了。你張得君才解放過來幾天，就雞蛋裏找骨頭，盡挑我的刺！還說我的脾氣大，他媽誰叫你惹我？我媽生下來就是這付熊脾氣，誰惹着我我就罵誰！（煩擾地）唉，真他媽膩歪！哪都一個樣：三班給你鬧鑿扭，到八班來還是這樣。走，到河沿蹣蹣蹣去！

李：（上）喂，牛景文，要吃飯了，你上哪兒去？

牛：串到哪算哪唄！（忽然想起）噫，走，走！咱倆到河溝裏捉魚去；你小子常過跑堂的，會做。

李：你請假了沒有？

牛：請個雞巴，蹣號還要請假！

李：你可小心挨批評啊！

牛：批評？槍斃老子還不在乎哩，批評！哼，怕批評我就乖乖待在三班，不調到八班來啦！

李：有種！

牛：告訴你吧，我媽生下來就這付熊脾氣——吃軟不吃硬，啥時候也沒怕過人！你還不知道吧？八·一五頭一年，我給屯長鄭剝皮家抗大活。那天，他家那條老牛死了。這怨誰？他媽牛病了捨不得花錢治，還要我趕着蹣地。可狗×的老傢伙硬說是我給折騰死的，要扣我的工錢；我不幹，就給他吵起來。我

把他的老底子都給他擱出來了！我罵他鄭剝皮；罵他陰天放大局，擺賭騙錢；罵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老混蛋！……嗚，這狗×的可急眼了，說我反抗屯長，拿起馬棒子就揍我；兩個狗腿子也趕上來幫着揍。可我還是一個勁的罵！……後來，直打得我渾身鮮血直淌，那老傢伙也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才拄着棒子問我：『你還罵不罵？』我說：『×你十八輩祖宗！肉是你的，命是我的，打不死你老子還要罵！』嗚！棒子又打下來了，跟雨點一樣……後來我就啥也不知道了。過了兩天，他把我抓去出勞工，工錢也沒給我。可是，我到底把他罵了；我到底沒有在他棒子下面服軟！

李：好，英雄！難怪你他媽見了誰也不在乎！噯，尾後可別跟我抬槓啊！我可沒有你牛景文的牛勁大，抬不過你。

牛：嘿，嘿！咱倆都是一號的，我跟你抬啥？走，走！捉魚去！

李：不，不！我怕挨批評。

牛：怕啥？有我，挨批評有我！走！（拉李）

李：噯……我不去，挨批評可不是好玩的！（掙脫跑下）

牛：×！這小子真他媽沒出息！（唱第一曲）

牛景文我生來就啥也不怕，

想蹺號我就蹺號，看你把我有啥辦法？

看你把我有啥辦法？（昂頭而下）

（班長劉振標與張得君先後上）

張：班長，班長，開飯啦，你上哪去？

班：找牛景文回來吃飯。

張：（微微有些不高興地）找他幹啥？真他媽成了老太爺了！來不幾天，盡跟人吵仗，發脾氣，啥事都要人伺候！這看着就開飯了，還往外跑，還要班長到處去請他！

班：（微笑地）請他倒沒啥，他不刺我就好了。

張：可不是咋的！（抱不平地）唉，班長，也只有你才受得了，人家老給你釘子碰，你還早晚給他談；要是我啊，早就不撩（音尿）他了！唉，這人也太不知好歹啦！八路軍這樣好，幹啥都和和氣氣的，還要調皮搗蛋；要是在國民黨那邊呀——哼，皮鞋、耳光有他受的。

班：哎——這共產黨還能跟國民黨比；我們這是團結友愛麼！

張：是啊，那就該好好幹啦！就說我吧，一解放過來，心裏真說不上有多舒坦，幹啥都得勁，有空就喜歡唱歌——這就是大家團結友愛麼！可自打這牛筋調來，我連歌都不想唱了！

班：（不想把問題太嚴重化了，輕鬆地）哎，歌還是要唱啊！

張：心裏不舒坦，唱起來也不是味。噯，你就說前天行

軍吧，你好心好意地問他拉下什麼東西沒有，他倒橫起個臉子：『拉下個雞巴！』

班：嘿，嘿！這倒沒關係，只要他能進步，我就再怎麼也——唉，這個人也太怪了，我幫助過好些同志，可就没見過這麼難轉變的！

張：可不！咱們連裏誰不知道他是老牛筋，是落後的老祖宗！

班：（堅決地）反正我是下定決心要幫助他！他越落後，我們就越要加油！小張，我們不能眼看着自己一個同志往歪道上走！噯，今兒早上指導員還鼓勵我，說是要把牛景文轉變過來，對咱們全連都有影響！他說牛景文這種人是二鬚子脾氣，在三班斃上氣了，一半天轉不過來；只要我們好好團結他，幫助他，多鼓勵，少批評，把他那股勁兒給扭過來就好了！

張：班長，我看你對這號人，還要他轉變呀，真是瞎子打燈籠，白費一根燭！還是回去吃飯吧！（拉班）今兒練了一天刺殺，够噲啦！

班：不要緊！（拍拍胸脯）小張，你看！（同時將兩手攢緊拳頭一舉）你先回去吧！叫大家先吃，別等我，我就回來。（推張）別急，慢慢來！噯，有空還是多唱唱歌，你是咱們班裏的文化幹事哩！

張：嗯！（下）

班：（返過身來，舒了一口氣，走，準備下）

(趙智清端着菜飯盆從正面上)

趙：班長，上哪去？

班：我就回來，你們先吃着。(忽然停步) 嘿，趙智，你抽空多給牛景文、李富貴他們談談。

趙：對，我多多幫助他們。

班：嘿，老趙！今兒早上，指導員給我談了一下；我着我們這幾天對牛景文的幫助團結不夠，有時候小張他們還給他一些刺激——再這麼幹就糟了！

趙：我看——這要咱們全班一齊動手，幫助他們！長，我保證每天給他們談話一次。(欲走)

班：對！(叫回趙) 嘿，老趙！談話的時候，注意方式，多徵求他一些意見，自己少講一點——可別光講大道理啊！

趙：這，這不講一點，就把事情說不明白。

班：好，你注意點就是了。(折身走動)

趙：快回來吃飯啊！(下)

班：對！(停步，想了一下) 嘿，我就

變不過來！

(邊走邊唱第二曲)

劉振標我這裏下定決心，

一定要轉變牛景文。

人有臉來樹有皮，

誰不想落個好名聲？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請到 www.tongbook.com 革命同志不怕困難，

指導員的話我記心間：

牛景文落後人人都知道，

他要是轉變能影響全連！

（唱完，走向場後。牛景文提着三四尾鮮魚上）
：嚇，倒霉，偏偏遇上他！（下意識地把魚藏在身後）
咳，這個人就是不要態度，一開口就笑嘻嘻的給你講道理，你再有啥牛脾氣也要不成啦！可我也討厭這人，成天就給你講這講那。我還不知道？不知道就不來參軍囉！（忽然）哎呀！他這麼老盯着我，是不是怕我開小差啊？好啊，反正我有點子！怕啥？捉幾條魚又咋啦！（將魚從身後拿出來，唱第一曲）

他那裏問一聲我答他一聲，

他要是批評我，我就碰他個橡皮釘；

我就碰他個橡皮釘！

（唱完，大搖大擺地走過去）

班：（從場後上）牛景文回來啦？

牛：（小聲，冷冷地）……！（繼續走）

班：（和氣地邊走邊說）開飯了，你上哪兒去啦？

牛：（冷冷地把魚向班一幌）到河溝裏捉了幾條魚！

班：（忍住性子，仍然和氣地）嘿，牛景文，我們吃飯去，道上順便談談！

牛：（哼啊哈的）嗯！（旁白）好，談就談唄！反正你肚子裏是武大郎賣瓦盆——一套又一套，我可有我

的點子！

（二人忽停忽走，邊走邊談；談話進行得很冷落而且是斷斷續續的）

班：你這兩天高興吧？

牛：高興！（旁白）高興個雞巴，高興！

班：今天刺槍還好吧？

牛：好！（旁白）好個屁，盡給我抬槓，好！

班：喂，牛景文，你對我有啥意見？

牛：沒有！

班：你剛才出來，怎麼不請個假？

牛：（返身欲言，又止，轉身走了）

班：這樣不好，牛景文！尾後你到哪去，給我請個假——

牛：（截住班）班長，我告訴你老實話吧！這腿長在我身上，你又不能給我帶付腳鐐子；我要開小差，你還抓得住！反正我早就核計定了：好就幹；不好我就腳底板抹油——滑啦！臨走我還要先給你個信呢！我姓牛的，明人不做暗事！

班：（心裏氣極了，但盡量忍耐）牛景文，你別急呀！我不是怕你開小差。你想，你自動參軍，幹了一年多了，還能開小差？我是看你練了一天刺殺，挺累的，又沒吃飯，來尋你回去吃飯的。……哎，我給你說，尾後你但凡上哪去，都給我吱個聲，我一定讓你去，遇着有事情集合吃飯什麼的，我好有個地方找你。

牛：（旁白，頗以爲然地）呃，這話倒還不大離！

班：嘿，牛景文，我再給你說句掏心話，我真替你不值！你看你身板又壯，又能幹……我聽一排長說，幾次戰鬥你都表現得挺不錯。這很好啊，該落個好名譽呀！可是好些同志都對你有意見。這爲什麼？多不值呀！——哎，你幹嗎動不動就愛發脾氣呢？（唱第二曲）

你看一看，同志們多和氣，

親親熱熱像兄弟。

我勸你往後別再發脾氣，

你有啥意見就給我提。

只要你提得對，我保證給你解決！（接唱）

身強力壯你正年青，

又有膽量又聰明；

只要你把缺點來改正，

一定能爲革命立功勳！

牛：（微有所動，但也有些不耐煩）班長，你別老說了。我知道，你們當班長的也挺麻煩，上下爲難！你是個好班長，對我也挺幹啥的，我也不能給你添麻煩！——尾後我不踟躕，到哪去管保給你打個招呼。我牛景文說到那做到那，你放心。

班：（知道牛一時也難於接受，能這樣也就不錯了）好

！我們走快些！飯都怕涼了，回去熱了一塊兒吃。

牛：咋的，你還沒吃飯？

班：（平淡地）沒有。

牛：（感動地）唉——你咋不早說呀！走，走，快走！

（二人快步下）

第三場

（寢室。正面有炕，旁邊放有三根步槍。張得君垂頭喪氣地上）

張：（向場後張望了一下）唉，怎麼還不回來？（坐上炕去）真他媽倒霉！吃過晚飯，都跟副班長練刺殺去了，就我張得君去不成，留在家裏給班長和牛景文看槍，等他們回來吃飯。——唉，倒霉！有啥辦法？攔家裏練會兒唄！（下炕，取槍，沒精打采地刺了四五槍）唉，倒霉，反正倒霉！要不是他媽牛景文啦——嗨，這老牛筋，在班上盡給人抬槓，鬧彘扭，還要你成天伺候他！真他媽得寸進尺！我就不吃那一套，瞅機會非狠狠地碰他兩下不解！要不啊，就乾脆把他調到別班去！——對，待會見了班長，我就提意見，把他調到別班去算啦！

（班長與牛景文上）

班：嗨，他們哪去啦？

張：（不高興地瞟了牛一眼）副班長帶着練刺殺去了。

班長，你咋才回來，飯都涼了。（回頭又看看牛）

牛：（沒吱聲）

班：我到伙房去熱熱。

張：就在這兒熱吧。

班：這兒老鄉柴火缺。（走到一旁去取菜飯盆）

張：（對牛，不滿地）你倒怪『自兒』啊！蹣跚逛街的，把魚都買回來啦（邊說邊去放槍）

牛：我樂意唄，你他媽管得着！

張：（生氣地）我管你，班長都管不着你，我管你！

（牛站起來正欲發言，張亦挺身以對）

班：（急制止張）小張！

張：（負氣地）班長，你歇一會兒，我去！

班：（怕他們爭吵起來）好！

張：（接過盆，對牛）你牛皮個啥？（氣着下場）

牛：（將魚摔在炕上）×！（上炕，捲烟抽）

（班長欲言，見趙智清與李富貴持槍談着走來，就不說了，坐在一旁拾掇綁帶）

李：哎呀，够嗆！白天練了一天，吃過晚飯又練，真他媽竭乎，連胳膊都抬不起來了！

趙：（誠懇地背誦教條）這算啥？平時多流汗，戰場少流血；練兵學習也是表現爲人民服務、表現復仇立功啊！我們都是有政治人格的工農成份；我們要堅決爲人民服務，要澈底練兵，要澈底消滅封建，消滅法西斯蔣介石！這是人民和黨給我們的光榮任務，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完成它！我們堅決反對消極主義，反對落後主義，反對不團結、鬧矛盾的表現，反對不努力前進的表現——

（李已很不耐煩，蹲在一旁；牛也轉過身去）

班：（感覺這樣講下去不好，企圖用話給趙岔開）副班長他們還在練呀？

趙：（越說越有勁地）正得勁呢！（繼續向李和牛宣傳）嘿，我們現在應該認識到：今天外國和中國的形勢都很開展，革命的勝利已經有了很大的光榮前途！斯大林同志說——

牛：（反感之至，但是低聲地）喲，看你不出，還跑過外國咧！

李：（起身走向趙，故作正經地）嘿，對了，你給咱們嘮嘮，斯大林同志給你講了些什麼？

趙：（老實地）我沒見過他；我這是聽人家說的。

李：哦，說了老半天，你也跟咱們一樣啊！嘿，我還當你見過斯大林呢！

班：（正欲說話，被牛景文搶先了）

牛：哼，上有連長、指導員，下有班長、排長，還用得着你來給我上課！你他媽扛了幾天大蓋槍，就擺起來了！（將烟扔掉）

趙：（生氣之至，欲言又止）

（短短的僵局。張得君端熱菜飯盆上）

張：（看了牛一眼，不高興地）班長，伙伙同志說這兒柴火貴，不給熱；說踮號出去的不不能浪費大家的伙食錢。我給人家說好話，說班長也沒吃，人家才叫熱的。